



新大众文艺观察

□ 本报记者 石念军

“街上走着的每个人，大家都辛苦了”，新年之初，当作家刘震云在便利店小黑板上随手写下这样一句话，他或许不曾想到，这句话会瞬间点燃一场文学接力。

“妈妈的菜总过期，是我们回来晚了”“这里不是写诗的地方，只是日子刚好经过”……小黑板的方寸之间，很快被小学生、大学生、外卖员、中年夫妇、退休老人们的字迹填满。“便利店文学”之名由此而生。

在这方寸之地，文学走出书房，融入生活的日常。而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这些碎片化的即兴书写，究竟算不算文学？



以文学之名

什么是“便利店文学”？或者说，“便利店文学”是指什么？

显然，它不是指那任何一条短小的句子，甚至也不是那些句子的集合，而是发生在便利店这一空间里的文字接力活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具有文学气质的空间行为。

简单说，“便利店文学”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类型，而是一种文学行为或行动。

那么，“便利店文学”这一行动本身，为何广受关注？

事实上，“便利店文学”并非孤立现象，它与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发布的“2025年度十大新词语”中的“新大众文艺”概念紧密相连，代表了当下文艺从“写大众”向“大众写”的深刻转型。在这一浪潮中，专业作家与普通民众的界限变得模糊，创作从单向传播变为双向互动，文学的定义与边界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拓展。

“便利店文学”的走红，缘于新大众文艺浪潮的如火如荼，也缘于其空间特征的普适性和反差感。

传统印象中，文学是高雅、素净和淡泊的，往往与书房、书店关联；而便利店作为集合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生活空间，是世俗、琐碎和庸常的两个气质迥异的事物，何以觅得互融共生的契机？

刘震云的回答是，便利店不仅是购物场所，它每天都在见证普通人的快乐、思念、疲倦和悲伤，是当代情绪的避风港。

曾经有人写到，城市的深夜里，总有一盏灯亮着，那就是便利店。随着城市生活的日新月异，作为新型城市生活空间的便利店，正被赋予越来越多的情绪价值供给功能。

快递员、大学生、退休老人在小黑板上的朴素书写，恰是其情绪价值空间功能的直接体现。他们为生计忙碌，也在买水找零的空隙，写下对生活的感怀。而借由这种接力书写，这个“便利生活、抚慰心灵”的服务空间，成为“文学创作来源于生活”的具象化呈现。

从这个角度上讲，“便利店文学”可谓一场以便利店为窗口，以文学为手段，以情绪共鸣为核心特征的新型文学价值探索，本质上是一种以文学为名的创新性实验行为。



是文学广场，更是心灵现场

既然“便利店文学”这一行动整体构成了“便利店文学”的唯一作品，那么，其意义和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核心就在于“便利店”这一场景的突破，以及借由不同的场景空间所萌发的截然不同的文学形态。

正如“便利店文学”所呈现的每一个句子，都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便利店文学”同样不独属于刘震云，也不独属于参与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其场景和实践过程，无不呈现出鲜明的开放性和共创特征。

当文学走进便利店，作者的身份差异便消失了。无论是作家刘震云，还是普通的外卖员、大学生，都在同一块黑板上书写，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自主表达者，不再有作家和素人之别。写作不再是一种门槛高企的专业行为，而是一种人皆触手可及的参与契机。只要“我愿意，便可随心而行”。

空间的开放性和写作的公平化为大众自主表达欲望提供了满足空间。可以说，便利店小黑板上的文字，正是大众日益增长的自主表达需求的生动缩影——它们没有技巧雕琢，却因真实而动人。朴素浓情成为“便利店文学”最鲜明的文风。

独特的空间特质赋予“便利店文学”独特的文学气质。“妈妈的菜总过期，是我们回来晚了。”这原本可能是无数人心中闪过却未说出口的愧疚，当它被匿名书写在公共黑板上时，个人的情感体验实际已经转化为一种普遍的情感结构，触动有着相似经历的读者。

那块置于便利店内的小黑板，是文学广场，更是心灵现场。文艺评论家说，文学就是日常语言的陌生化。小黑板上的文字皆来自日常语言，是对生活的朴素描摹，但当它们被特意书写在便利店这个非传统文学场所时，本质上也是一种从日常语言到文学表达的陌生化转化。其魅力就在于，当熟悉的场景与情感被置于新的审视框架下，新的价值维度往往在不期而生。

尤为重要的是，“便利店文学”并不囿于便利店的狭小空间。当这些文字被写在实体黑板上，又被拍照上传至网络，便形成了跨时空的文本网络，让更多的人看见。这都构成了“便利店文学”区别于经典文学范畴的场景特征。

“活人感”带来共鸣式体验

便利店小黑板上，新的句子覆盖旧的句子，不同的笔迹交错叠加，文本始终处于变动之中。显然，“便利店文学”作为一项集体参与的文学实验行为，是一个持续演进的进行时作品，而不是完成时动作。

那么，作为一个“进行时作品”，“便利店文学”对传统文学有着怎样的启发？

应该说，尽管作为“便利店文学”组成元素的一个个句子并不能称之为文学作品，但那一个个句子因为一一对应着具体而鲜活的个体，而产生出传统文学作品所不具备的“活人感”，从而催生出前所未有的互文性文本和共鸣式体验。

按照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提出的“作者

之死”理论，作者并非文本意义的唯一权威。当作品完成时，作者与文本的关系即告终结，文本的意义由读者通过阅读行为主动建构。

“便利店文学”则将这一互文性理论实践推向新的高度。黑板不再是被动呈现文本的平面，而成为一个动态的文本交互空间。每一句留言都与其他句子形成对话关系，每个路过的行人都是潜在的对话者。当不同时间、不同身份的人在同一物理空间留下文字时，这些文本便形成了层层叠叠的互文网络。就好比泰山上跨越千年的2000多块石刻遗迹，它们既作为个体存在，又共同构成了泰山石刻的整体文化空间。

创作过程的互动性形成共创格局。它不是单向的表达，而是“你写我看，你我共写”的接力过程。身为作家的刘震云写下“街上走着的每个人，大家都辛苦了”，发起“便利店文学角”，吸引普通民众广泛参与，呈现出从精英启动到大众共创的完整链条。

不同来源的文本则进一步拓展互文空间。刘震云的句子出自他的新书《咸的玩笑》，带有专业作家的凝练与温度；而普通民众的续写则多来自直接的生活经验。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本在同一个空间并置、对话，直接打破了精英与大众、经典与日常的二元对立，最终形成了更具包容性的文本生态。

谁是作家

“便利店文学”中那些闪烁着情绪光芒，拼出生活底稿的文字，固然简短，却无疑具有鲜明的平民美学特质。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如果说“便利店文学”作为典型的碎片化写作，于有意无意间适应了当代人的新型注意力结构。这一写作方式对经典文学的价值体系能有哪些影响？或者说，“便利店文学”作为新大众文艺浪潮中的一次新型实验，能够产生经典、构成经典吗？

所谓“经典”注定不是一成不变的，文本的意义是在阅读与评价中构建的。那么，吸引了广泛关注与认可的“便利店文学”，显然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意义层级。但与传统经典文学范畴相比，“便利店文学”的文本特征又注定是完全不同的。

白谦慎先生在阐述书法的经典性问题时，曾经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当不善书者和他们的书写被纳入了书法体制，引起的就不仅仅是普通的趣味之争了，它还直接挑战了书法的底线和书法家的立身之本：书写和书法的区分何在？谁是书法家？”

这一观点大抵同样适用于“便利店文学”，因为我们同样可以发问：如果“便利店文学”提供了一种可以引发广泛社会共鸣的新型经典文本。那么，文本和文学的区分何在？谁是作家？

显然，需要反思的应该是文学，而不是“便利店文学”。因为，当文学创作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人人可及的日常实践时，文学本身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它不再是需要精湛技艺的“艺术”，而是表达情感、记录生活的基本方式。

或许，这也正是“便利店文学”作为一项新型文学实验行动的终极意义和价值：融入生活、用在经常、浸润心灵。

杨瀚森入选 NBA 全明星新秀挑战赛

□记者 于晓波 报道 本报讯 北京时间1月27日，NBA开拓者队官方宣布，队中中国球员杨瀚森成功入选2026年NBA全明星新秀挑战赛球员名单。杨瀚森将代表G联盟队出战本次赛事。杨瀚森本赛季在NBA开拓者队与开拓者队的发展联盟球队混音队之间穿梭，辗转不同城市应对密集赛程，在实战与历练中不断汲取成长养分。

我省两小将 入选国乒青年队 U15 组

□记者 于晓波 报道 通讯员 宫尚文 李圣洁 报道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乒协主办的“2026年国家青年队入选选拔赛（U15组）”在河北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结束。通过“首轮海选+多轮淘汰赛”的竞赛方式，经过6天共881场比赛的激烈比拼，最终共有12名男运动员和9名女运动员脱颖而出，获得了国家青年队的入选资格。我省李尚峻和刘梓童分别入围男队和女队。

历城二中女足教练姚波率 4 名队员 入选中国中学生国家集训队

□记者 于晓波 报道 本报讯 近日，历城二中张珂宁、李心悦、李亚茹、张赛涵4名女足队员入选2026年中国中学生女子足球队第一期集训名单，姚波教练同时入选女队教练组。

山东高速男篮战胜广州 联赛排名升至第四

□记者 于晓波 李伟 报道 本报讯 1月31日晚，山东高速男篮主场83：80战胜广州朗肽海本，赢下春节前最后一个主场。此役双方上演攻防大战，山东半场落后5分，凭借末节强势反扑，最终以83：80险胜对手，拿下关键胜利后，球队排名升至联赛第四。

2026 齐鲁超赛焕新启幕

□记者 李伟 宫小昀 报道 本报讯 1月30日，2026年山东省齐鲁足球超级联赛球队抽签暨组织工作通气会在济南如期举行，来自全省16市的赛事负责人齐聚一堂，通过抽签确定新赛季主客场对阵格局，标志着这项覆盖全域、全民关注的省级足球盛宴正式拉开全新帷幕。以“齐鲁青未了，山海共荣耀”为主题的2026赛季，在赛事组织、赛制设计、球迷服务等方面推出系列创新举措，将为齐鲁大地带来贯穿全年的足球盛宴。

济南市与济宁市任城区 成功获选国际合作站点

□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田美丽 报道 本报讯 近日，由国际奥委会（IOC）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联合发起的“中国运动与健康合作项目”启动大会在浙江丽水举行。全国共有32个站点入选“国际合作站点”。山东省济南市与济宁市任城区成功获选，这标志着山东在该领域的发展实现了从“区域探索”到“对标国际”的历史性跃升。

山东引领运动促进健康 服务新范式

□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田美丽 报道 本报讯 近日，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批准发布《运动促进健康机构配置指南》（DB37/T 6002—2026）与《运动促进健康机构服务规范》（DB37/T 6003—2026）两项地方标准，并将于2月19日正式实施。此举标志着山东省在构建科学、规范、可复制的运动促进健康服务体系上取得重大突破，不仅为全省运动促进健康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石，更为全国探索运动促进健康服务模式贡献了“山东方案”。

雪地气排球 潍坊冰雪玩出新花样

□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王日新 邵光远 报道 本报讯 日前，第十二届全国大众冰雪季暨潍坊市第六届体育旅游消费季重要活动——山东青州雪地质气排球精英邀请赛，在青州市驼山滑雪场举办。这场集创新性与参与性于一体的冰雪比赛，突破传统运动场景边界，将气排球的灵动与冰雪运动的纯净相结合，不仅带动了冬日里的运动热情，更是响应“好运山东”号召，推动项目发展，探索“体育+”融合发展，助力文旅资源联动、释放消费潜力的生动体现。

“大手牵小手”爱心捐助活动 走进泰安两所学校

□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赵智 茹婉儿 报道 本报讯 1月27日，由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山东省扬善仁体慈善基金会联合开展的“大手牵小手”微光行动爱心捐助活动走进泰安市宁阳县，向宁阳县中京实验学校、宁阳县二十五中捐赠了价值6万元的体育器材。

「便利店文学」是文学吗？

「写大众」变为「大众写」，走出书房融入生活日常

静下心来，捧读一本好书

□ 逢春阶

安。大姐说：“你喜欢读，大姐就高兴。”那些书我至今保存着，每次翻开《金色夜叉》发脆的纸张，仿佛都能闻到那年高密初春新华书店里淡淡的油墨香。我大姐真是一个全民阅读促进者。买书的那个日子，我写到了书上：1988年2月12日。

书籍就这样传递着亲情。我上高中时，叔叔从昌邑种畜场冒雪赶到安丘三中给我买来《现代汉语词典》，我现在已买了好几个版本的“词典”，但至今珍藏着叔叔给我买的那本。侄子上高中了，我给他买了《词源》，侄女上高中了，送给她的书有《平凡的世界》《老人与海》《巴黎圣母院》等等。

那年，我告别大姐从高密火车站上车回曲阜上学，跟我坐在一起的一个小伙子见我在看《芙蓉镇》，就也想看两眼，我把书递给他。火车轰隆，窗外是鲁中平原冬日的萧瑟。他接过《芙蓉镇》，道了声谢，便一头扎了进去。到兖州站，他恍然惊醒，万分不舍地把书还我，眼神里全是未尽的渴求。我忽然想起大姐递过那摞书时的神情，一种奇妙的连接击中了我。

“送给你吧”，我说，“它找到更想读它的人了。”他愣住，随即脸上绽开了笑容。那是一次没有预设的、纯粹的阅读共鸣。那时，又没有手机，无法加个微信啥的。不知我的这位陌生朋友现在何处，那本书现在在哪里。

书籍，在三四十年前，还是珍贵的礼物。同学冯金玉知道我研究柳青，把他心爱的《创业史》给了我，还给我一套《疆村诗话》，他给我的牛玉华回忆录《征程》，直接成了我小说《芝镇说》的支撑素材；同学李录聪领着我逛景芝镇新华书店，送我张炜的短篇小说集《芦青河告诉我》；同学张先明送我一本李泽厚的专著《批判哲学的批判》，另一个同学王春河送我一本文学哲学论纲，这两本都是相对专业的书，但我一直珍藏着。我呢，也爱送书给朋友。同学结婚，我送他一套三卷本的《红楼梦》，另一个同学结婚，我送他《傅雷家书》。大概是1992年，我侄子在某公司上班，要开发客户，说给客户送个纪念品，我说你送一套8卷本的《汉语大字典》吧。现在想来，不知人家喜欢不喜欢，就送大字典，我的想法太简单了。友友知道我喜欢贾平凹，给我寄来了《暂坐》《消息》；还有，我和王玉清亦师亦友，他知道我喜欢莫言，专门买来好几个签名本。同学楚善良知道我喜爱张炜，给我寄来了《美妙雨夜》。文友刘兰慧知道我喜爱王蒙，给我寄来了《在伊犁》《笑的风》。因为书，友情变得美妙而纯粹。

你看，书籍就是这样神奇的东西。它可以是姑侄间倾尽所有的深情，可以是陌生人之间心照不宣的善意，也可以是朋友同道思想的印证，甚至是商业往来中一份格调独到的诚意。它超越实用的边界，成为情感与价值的载体。《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实施，其意义或许不止于倡导一种行为，更是为这种珍贵的情感连接与精神传递，守护一片滋养心灵的空间。在这个信息奔涌，注意力破碎的时代，静心捧读一本好书，依然是一种抵抗浮躁的仪式，一次与一个个独特灵魂私语的机会，一趟灌溉自我心田的旅程。让我们一起读书吧，不为下泪，只为在别人的故事里，发现自己；在深邃的思想中，安放身心；在绵延的墨香里，传递一份温暖与力量。

小逢观星

从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实施了。我觉得这个条例跟我们每个人有关，阅读使人明智，阅读使人愉悦，阅读让人解惑，也让人解忧、解闷、解乏，甚至是解放（观念）。黄庭坚说得很形象：“一日不读书，尘生其中；两日不读书，言语乏味；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在我看来，捧读一本好书，如饮美酒一杯，味之无穷。我无法想象没有了书的世界会是个什么样子。

我对书有感情。三十八年前，我到高密大姐家去，她问我去哪里转转，我说新华书店。进了书店，大姐说，你随便挑吧，我刚发了工资。我就挑了《雨果夫人回忆录》《梅里美小说选》、尾崎红叶的《金色夜叉》、夏目漱石的《心》、古华的《芙蓉镇》等，一下子花去了大姐27元钱。后来才知道，那近30元钱，几乎是我大姐那个月全部的工资。我捧着书，心里很不安。